

記周公東征

孫海波

此余讀書筆記之一也。癸酉鄉居，閉門讀史，典冊所載，事有相同，足資互證者，輒移錄之。為時既久，撮錄漸富，每欲修改成篇，困于筆札，因循未果。顧謂先生曠為禹貢撰文，倉卒無以應，乃裁取舊稿，聊冀塞責，思之汗顏，所望學人勿以論文視之斯幸矣！

二十三年十二月，海波識。

史籍傳周公東征，其說有二。一以武王崩，周公攝政，二叔流言，挾武庚以叛，此書金縢及史記周本紀之說也。一以周公居攝，二叔（或三叔）武庚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略，此逸周書作雒解及書大傳之說也。今為撮錄比較之：

甲項

一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二定公四年左傳：「管蔡啓商，恭問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三史記周本紀：「武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四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五魯周公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之憂勞于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管蔡武庚等果舉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

六宋微子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

七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行天子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

乙項

一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于鎬，建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略（在中說，疑當作畔，見述學）。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以殷，殷大震潰降，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征熊盈族十又七國，俘維九邑，俘殷

獻民，遷于九華，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旌父宇于東。

二尚書疏及史記索隱皆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則奄又嘗爲殷都，故其後皆爲大國。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

三尚書大傳：『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

周秦之間，所說武庚叛周之事如此。然觀殷本紀：『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及周本紀：『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之文，則知終武王之世，未嘗殄滅殷人；牧野之戰，不過敗殷而已。何則？諸書記武王勝殷之後，班師西還，所克服之地爲牧野；牧野以東，尚在殷人之手。史記于帝辛既敗之後，其事不明，殷都之地未有分處，是極武王之武功，不過關東之地耳。若殷以東，淮，徐，熊盈之屬，與殷爲聯邦，其勢與周埒，爲種族存亡之爭，未嘗一日忘懷于周也。此周本紀所謂『武王爲殷初定未集』，又云：『武王病天下未集』者也（史記封禪書亦云：『武王克殷，天下未寧而崩』）。彼管蔡二叔者，直入虎狼不可測之地以盪臨殷民，其勢有所不能。且如漢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直武王所得殷地，尹之以二叔耳，又安至相武庚，挾殷以叛乎？竊謂東征爲部族之

爭，誅管蔡乃宗族之變。周之宗法異于殷人者，一爲兄終弟及，一乃父承子繼。周公之雄才遠略，與武王有手足之親，當武王之喪，成王幼弱，天下洶洶，彼周公者，何嘗不欲循殷兄終弟及之制，代成王而自立乎？而三叔目擊時艱，不忍緘默，使祖宗之舊法更張，所以流言于國者，殆不滿周公之所爲而思有以自立耳。周公代立之事既不容于宗族，于是退居公卿之列，誅管蔡以滅口實。方周之敗帝辛于牧野也，關東諸侯悻悻于周也久矣，苦無人爲之主，武庚乃受辛豕鬮，諸殷聯邦叛武庚而立之，續殷命以奉先祀。若齊以孤城之地，起單而敗燕師。句踐以蕞爾之邦，二十年生聚教訓，尙足以中興越國。况殷邦畿之大，庶黎之衆，淮，楚，徐，奄爲之輔，憤懣于牧野之辱以思圖國命，此固人事之必然者也。武王之喪，成王尚幼，周公居攝，三叔流言，天下震恐，乃啓其搆毀之階；奄君之謀，徐淮之助，以成其叛周之實。爲生存計，此其所以東征也。

居東與東征既明，然後周公之事跡始可說。諸書俱言周公攝政七年，而書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詩豳風：『我徂東山，……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孟子：『伐奄三年討其君』，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

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也，皆當于攝政三四五六年事（參見王國維周開國年表，觀堂別集補遺）。惟一二年時事闕略，蓋即出奔之事。意者當周公居攝之始，外流言于管蔡，內見疑于今王，不得不朝言國事，夕謝倉皇也。何以知之？古籍言周公出奔者有三。墨子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即管叔），辭三公，東處于商』，一也。魯世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二也。蒙恬傳：『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三也。史記材料所本，或出自古本金縢，殆不盡誣。楚地近于宗周者有二：一爲鄆縣之潘山。魏策：『王季葬于楚山之尾』。皇甫謐曰：『楚山一名潘山，鄆縣之南山也』。二爲洛陽

之楚。春秋王子朝奔楚，即其地，去洛陽四五十里。二地皆居宗周之東，周公所奔之楚，非潘山即洛陽也。自古寄命託孤之臣未有不蒙危疑者，况周公欲舉身自代，所以有三叔之疑，召公之不悅也。及流言既起，是以出奔，暫避其鋒。奔楚歲月雖不可知，要之在此二年之際。斯義漢時人猶有知者。詩邶風譜：『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孰，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說而迎之，而遂居攝』。文王世子正義引鄭氏金縢注亦云：『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汪中爲周公居東證，疑爲誣罔。自今觀之，其說自有本，非向壁虛造者比也。周公既去，國政無人，三叔及武庚，徐，奄之屬欲進觀周室，而周公以再起，逸周書所謂『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是也。至管叔之誅，蔡叔之放，武庚之滅，當爲三四年時事。書多方：『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王國維曰：『「須暇」下當有湯字，推攷孔傳可見』，見國學論叢一卷三號尚書講授記），五年蓋指武庚在位之年而言。舊以爲『正服喪三年，還師二年』，非也。武庚未叛之前，不惟撫有舊國，即王號亦未損滅。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商王，即武庚；山武王克商至周公攝政一年（既克商五年），適爲五年之數，故知『惟五年』即指武庚之年也。悠久龐

大之民族，未可以一戰之故即傾滅其國，是以殷雖有牧野之敗，猶享國五年，始至傾覆，大傳所謂『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是也。周公既克殷，封康叔于衛，率師東下，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大傳所謂『三年踐奄』是也。（據金縢「王伐楚伯在夷」知滅奄在徐歷之前，夷即鄭，猶在奄之東也。）奄既踐，『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世家），『東伐淮夷』（本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世家），『建侯衛』（大傳），『往營成周維（邑）』，『乃還政于成王』（世家），『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書多士序），而子姓之王國遂以隕滅矣。

周公東征之事跡，著于史冊者如彼，其見于銅器者則又軼越載籍而多新異之發見。每每史冊舊文因銅銘而益章，又或銅器紀事合史冊而更著，其所以提攜互濟者若是，而給予吾人之新啟示乃尤多也。今就其中有關於東征之記載者，為疏通之如後：

一 周公東征鼎

（據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二卷二號吳其昌金文歷

朔疏續補）

佳周公于正伐東人，豐伯口口公歸口于周廟。戊辰，會秦會，公賚口貝百朋，用作障鼎。

按會乃祭名。豐伯蓋從周公伐東人之有軍功者。周公

即周公且。此蓋周公東征旋師後所作。云『周公于正伐東人』，尤為周公東征之確證。古文人夷通用，東人即東夷，泛指殷東諸國而言也。

二 明公毘

（西十三，八；存五，八；真七，十七）

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在劓。魯侯又因工，用作罍彝。

明公即矢彝之明保，同是一人。郭沫若以為周公子伯禽之名，說詳青銅器銘文研究矢彝釋文。劓，地名，不可識，郭謂即徐邑二字合書，於形殊不類。

三 小臣隄

（真六，七）

獻東人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師征東人。唯十又一月，遣自口自，述東隣，伐海眉。肇卒復歸在牧自，白懋父承王命，錫自連征。自五口貝。小臣隄蔑曆，眾錫貝，用作寶尊彝。

是器民國十九年河南新鄉出土。新鄉古衛地，此器當是衛人所作，丁山以為白懋父即康叔子康伯髦是也。

（丁有跋，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殷八師，即

伯懋父之衆，戍于殷地者也。遣，人名，乃從周公東征者，與禮尊為一人。隣，說文所無。東隣，地名。海眉，即海湄，釋名釋水云：『湄，眉也。臨水如眉』

臨目也』，蓋即近海之地。地志兩見曲海，一在東海

郡，一在琅邪郡，皆在徐國境內，未知是其地否？

牧自即牧野，爲殷都近郊之地，字亦作毋。說文：『

毋，朝歌南七十里。周書曰：『武王伐紂，戰于毋

野』。于周爲衛地，宜乎伯懋父復歸在牧自也。小

臣隸，即伯懋父家臣。『蔑曆』，成語，金文習見，

阮元以爲即密勿，猶勉勉也。

四 寔鼎 (錢一，十七；阮四，廿三；據二之二，七九)

王分贄東反人，寔肇從贄征，攻命無咎，相干人身，守

戈。用作寶障彝，子子孫孫其永寶。

贄即上小臣隸之贄，寔乃從贄東征之有軍功者。攻

命無咎，即攻躍無敵。郭沫若說，殊爲精密(甲骨文字

研究辭彙)。

五 霽鼎 (真補上，十二)

隹王伐東人，濂公令霽眾史儻曰：以師氏眾有嗣後國戮伐

曠。霽孚貝，霽用作霽公寶障鼎。

濂公，史册不見。霽眾史儻，從濂公東征者。曠，地

名；从象，从月，說文所無，疑爲殷人產象之邑而屬

于東國者。呂氏春秋古樂篇：『商人服象，爲虐于東

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孟子云：『周公

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

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是周人驅象之役亦在東征之際矣。(徐中舒有殷人服象

及象之首尾一文，論之甚詳。)

六 員卣 (契齋師藏)

員從史儻伐會，員先入邑。員孚金，用作旅彝。

按史儻即上霽鼎之史儻。員，從史儻東征之有軍功者。

會，地名。說文：『鄆，姒姓國，在東海』。漢書地

理志東海郡下『鄆，故國，禹後』。清一統志：『故

城在今膠縣東八十里』。蓋諸東土之小邦，周公東征

時員所伐滅，而經典所未見者也。

七 罍卣 (筠二，四四；據二之三，八六；卷十九，二十二；周

五，八九)

隹十又九年，王在斥。王姜令作册罍安人伯。人伯寶罍貝

布。揚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寶障彝。

罍卣，吳其昌謂昭王十九年作(金文歷朔疏證續補)。郭

沫若云：『亦踐奄時器，斥亦奄之音譯。十九年，文

王紀元之十九年，成王六年也』(兩周金文辭大系)，今按

郭說近是。惟以斥即奄則非。成王征東國，所至之地

衆矣，何以必在奄。金文自有奄字，又何煩借斥爲

之。要之，斥亦東國之地，不必卽奄耳。王姜卽令毀之。王姜。人伯，東夷之長也。罍，作器者名。『安人伯』者，蓋文王紀元十九年，東夷已克服，王命安人之，此與授政爲一年事。東人既安，然後反于新邑洛，遷殷頑民。壘古錄二之三有罍尊文云：『在斥，君命余作册，安人伯，人伯賓用貝布，用作朕文考日癸罍寶』，與此文同。二器蓋同時所作。

八 既毀 (西十三，十二)

佳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受號城公服，嚶王位，作四方望，乘綏蜀巢，令錫懿勒，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士駿國人，伐東國。咸王令吳伯曰：『以乃自左比毛父』。王令呂伯曰：『以乃自右比毛父』。禮令曰：『以乃族從父征』。出城衛父身。三年，靜東國，東國亡不成，斃天威，否與屯陟。公告乎事于上：『佳民亡徂才。彝懋天命，故亡尤才。顯作敬德，亡道違』。班拜顛首曰：『烏摩！不杯乳皇公受京宗懿釐，毓文王：妣孫隲于大服，廣成阜工。文王孫孫亡弗襄非，亡克競辱刺。匪非敢印，作作那考爽益口大毀。子子孫孫，多世其永寶』。

此器見西清古鑑，館臣摹脫甚衆，釋文亦復錯乖，前

人多疑以爲僞。嚴可均上古三代文會收入，係據打本。取校古鑑，始知有脫摹。『王在宗周』，古鑑脫『王』字。『咸成王命毛公』，古鑑脫『成』字。此類恐復甚多，惜器佚不能重爲訂正也。毛伯毛公是一人，云『王命吳伯以自左比毛父，呂伯以自右比毛父』，吳伯呂伯，從毛父征者；左比右比，殆如今之左右衛然，可見當時行軍之法。云『三年靜東國』，與詩東山，孟子滕文公，史記周本紀正相印合，益證典籍所載之史實爲不虛也。

九 旅鼎 (攔二之三，八十)

佳公大保來伐反人年，在十有一月庚申，王在盤自，公錫旅貝十朋。旅用作父口尊彝口。

十 大保毀 (攔二之三，八十；奇三，三三；周三，四七；七，五)

王伐衆子口啟辱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遺。王派大保錫休余士，用茲彝對命。

余士卽徐士，與詩大雅常武『省此徐士』文同。右二器同時所作。大保，旅，經史未見，皆東征之武臣也。

十一 令毀 (真六，十一)

佳王子伐楚伯在炎。佳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矢令隲

圖于王姜。姜賈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公尹白丁父兄于戊冀鬮三。令敢揚皇王官，丁公文報；用誦後人宮，惟丁公報令用奔辰于皇王。令敢展皇室，用作丁公寶賈，用障史于皇宗，用鄉王逆造，用鄉寮人，婦子後人永寶。鳥形册

此器郭沫若以為周公東征淮夷時作，吳其昌乃定為昭王征楚。自銘文記事觀之，殆周公東征時事，郭說為是。楚伯即禽設之楚侯，逸周書作雒解『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之熊盈（說詳後）。官字未詳，郭氏以為休字，唐蘭釋寧，非是。休从人依木象意，寧象形，於此皆不類。辰从厂从長，說文所無。王姜即景尊之王姜，殆成王之配。古者后亦可稱王，禮記玉藻：『君命屈狄』，注：『君，女君也』，是女后稱君之證。炎即春秋鄭子來朝之鄭，漢屬東海郡，今山東鄒城縣西南百里許有故鄭城。

十二 禽設 (續二，三；續五，二八；續二之三，二三；從十，卅；敬下，百；周三，百八)

王伐楚侯，周公某禽祝，禽又口祝。王錫金百尋，禽用作寶彝。

鑿，徐同栢釋『楚』，吳大澂釋『無』，今審徐說近是。

楚从林疋聲，此从去聲者，疋去古音同部，故楚得从去聲。楚侯即上之楚伯，周公即周公旦，禽祝乃周司祝之名禽者。

今日知見之銅器，其居周初者約三十餘事，而記東伐之事者十餘品，苟用以訂正史籍，雖仍有文獻不足之感，然試求其所至之地，征伐之國，及從征之將士，其戰征之厓畧，抑可測而知也。載籍所謂東夷者，曰淮夷，曰徐戎，曰奄，曰熊盈；征之者曰成王，曰周公，曰中旄父；其地望厲殷及郭凌而已。見于銘文者，從周公東征有禽祝，有豐伯，有累，有令，有濂公，有史旃，有旅，有大保，有員，有魯，有毛伯，有吳伯，有呂伯，有白懋父，有遣，有寃，有小臣譚，有小臣宅；其徒曰八自，曰三族；所至曰炎，曰斥；曰東隣，曰濶，曰海眉，曰牧自；所伐者曰滕，曰曾，曰徐土，曰楚侯，曰楚伯；通稱之為東國，或曰夷伯，或曰東夷，或曰東反夷，或曰反夷。其氏族地望雖不可盡知，然部族戰爭之烈，恐有史以來未嘗有也。

由銅器會合詩書，東國族別實甚多。逸周書稱『凡征熊盈族十七國』，孟子言『滅國者五十』，非虛語也。其較大者，蓋淮，奄，徐，楚為名族，其名亦見于卜辭，前編卷二第二十一葉『口卜貞口徂于淮，口來亡』，同上

二十四葉『己亥卜，貞王弒于淮，生來凶』，此殷王之
從于淮也。前編卷七第三十二葉『貞甲口令雀畢，三告』，
又『癸酉卜賓，貞令口雀畢』，是雀受命于殷也。奄嘗
爲殷之故都，與殷之關係爲尤切，故武庚之亂，奄助之甚
力。卜辭有『帝命奴』（藏龜三十六葉），『貞命不其奴』（又一
百廿四葉），『丁酉卜口，貞來乙巳，王入于弁』（同書一百
八十六葉），『王入于弁』（殷虛文字九葉）之文，『奄』『弁』
古本通，山海經西山經玉山注：『卽崦嵫山』，穆天子
傳，列子湯問皆作『弁山』，是弁卽『踐奄』之奄也。楚伯
雖不見於卜辭，然余疑銅器之楚伯卽逸周書之熊盈，史記
之熊繹。何以言之？楚世家云：

周文王之時，季連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
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
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
子男之田，姓半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
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熊繹與熊盈，音本相近，通假自屬可能。揆其時代，熊繹
之時，正當成王之世。熊繹封以子男之田，姓半氏，居丹
陽，恰與周公東征，熊盈，徐，淮敗績，由山東南竄之事
開合。天下同名之人則有之，同一之事則有之，苟其人

同，事同，時代亦復相同，若非一事之演變，斷無如是巧
合之理。由是言之，則世家之熊繹卽逸周書之熊盈，銘文
之楚伯也必矣。然則世家何以言其受封周室事？此固楚譜
譏誇張先代之令德，不忍言其醜，太史公據之入錄，未暇
詳辨耳。

四國所在之地，惟奄爲最明。書成王政序鄭注：『奄
在淮邑之北』。詩豳風表正義：『奄國在淮夷之旁』。漢
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自魯淹中』（奄淹亦通用，孟子『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假奄爲之）。後漢書郡國志：『魯國，古奄
國』。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
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即今曲阜，所謂助武庚尤力
者也。周公東征，奄先滅，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尙書大傳作『踐
奄，遷其君薄姑。周公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紕
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是襲淮夷明在踐奄之
後也）。

淮夷，徐，楚之地俄頃不可指。舊說夷族有九，率皆居
東。後漢書東夷傳：『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
岱，漸居中土』。金文亦『東國』『東夷』連言。夷居東
土，非無說矣。書序云：『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徐夷

並舉，則徐之去淮固伊邇也。史記魯世家：『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引徐廣曰：『說文，郟，鄒下邑地，魯東有郟戎』。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曰：『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曰郟州』。員伐曾邑，伯懋父伐海眉，則皆東夷之境。以是推之，由奄以東，至于海，北及齊岱，南達淮泗，皆古徐夷也。

楚之先世，譜牒不詳，世家所載，系出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六曰季連，畢姓，楚即其後。至熊繹始受封居丹陽。國語鄭語史伯對桓公之問曰：

……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懋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殷周是也。……其後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顧，溫，董，姓饒夷，豳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秃姓舟人，則周滅

之矣。妘姓郟，郟，路，偃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也其在莘乎？莘姓遷越，不足命也。蠻，蠻矣。惟荆實有令德。若周衰，其必興矣。

所說楚之世族，與世家不同。而左傳昭十二年楚王自述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則又言楚宅于許。綜上諸說，紀述發凌，不可董理。自金文觀之，僅知楚人在奄之東，與淮徐雜處，共犯周室，及其顛覆，則又聯袂以南徙耳。夫以四國遠居東土，而能扶翼商邑，至于摧折滅亡而不悔，使無輔車之勢，何克臻此。徐中舒嘗論殷商民族，條舉殷人有稱戎稱夷之事，公室有戎夷之徽，部屬有戎夷之族，則商之與四國不能無同宗枋之守者焉。

周公東征之國，大較如上，而其從征之人，著于銘文者，史籍或弗彰。周公而外，中旄父頗可說。孫詒讓周書斲補于『俾中旄父宇于東』下云：『按中旄父，它書皆未見。今詳攷之，蓋即康叔之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云：「系本，康伯名髡。宋忠云：『即王孫牟也』。按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王孫牟見左昭十二年傳）。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梁

玉繩據左氏春秋釋例世族譜衛世系云：「康伯髦」，謂索隱引世本「髦」當作「髦」（人表攷），其說甚瑣。蓋髦音近牟，故小司馬云「音相近」，若作髦，則于聲殊遠，其說不可通矣。「髦」與「旄」聲類亦同，故此又作「中髦父」也。上文云：「建管叔于東，建蔡叔于殷，俾監殷臣」。孔注云：「東謂衛，殷，鄘，鄙」。若然，武王以殷畿內封武庚而以二叔分治其地；迨三監既畔之後，周公平之，以三監全境分康叔，而別以其子弟分治其地；分則鄘，鄙，衛，合則通爲衛，此其義證顯較可據者也。按孫說是也。故銅器之伯懋父即逸周書之中旄父。伯，爵也。稱伯懋父，與世系稱康伯髦同意，懋與牟旄音皆近。（牟懋古幽部，旄髦古宵部，古音幽宵合。）且其器出土于新鄉，即康叔所封之地，尤爲確證。其銘云：「以殷八自征東夷」。逸周書『臨衛攻殷』。克殷之後，即以衛地封『伯髦』，與以八自之衆，以戍殷頑民耳。

『明保』見于銘文者，明公殷外，令彝『佳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鬲：『唯明保殷成周年』。洛誥：『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與銘文當是一人。郭沫若謂『明保即周公子伯禽名，曾食采于明，故號明。洛誥「公明保予冲子」，成王誥』

命伯禽之文。「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猶康誥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康誥乃王呼康叔之名而告之，此則王呼明公之名而告之也。其說近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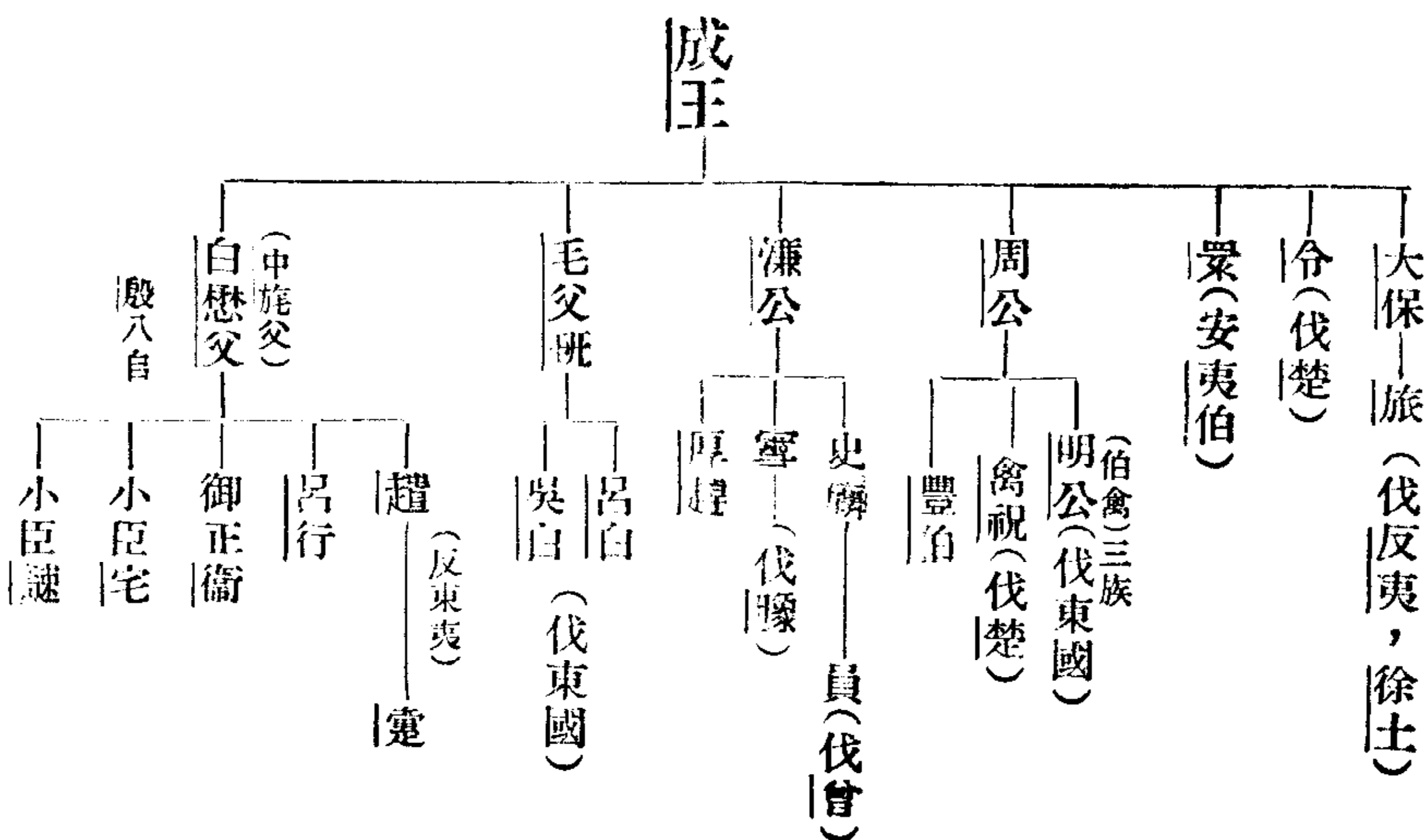
由上所舉，從周公東征者凡二十人，可知者伯懋父明保二人而已。又有受勳賞而不著其功事者，得四人焉。一曰御正衛，御殷：『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賞御正衛馬匹，自主，用作父戊寶障彝』。二曰呂行，呂行壺：『佳四月，伯懋父北征，唯還，呂行□孚貝，卑用作寶障彝』。三曰小臣宅，小臣宅殷：『佳五月壬辰，同公在豐，令宅事伯懋父，伯錫小臣宅畫□戈九，易金車馬十兩。揚公白休，用作乙公寶障彝，子子孫孫永寶，其萬年用，鄉王出入』。此三人皆伯懋父之臣，預于東征之事者也。四曰厚趕，厚趕鼎：『惟王來格成周年，厚趕又饋于濂公，趕用作平文考父辛寶障彝，其子子孫孫永寶用』。此又饋于濂公而受賞者也。以其歷時之久，從征之衆，當日武功之盛可以想見。史書缺略，致令當時干城之士湮沒無聞，可慨已。譜而表之，以待知者：

增本篇參考金文書目

- 乾隆勅撰西清古鑑……………簡稱『西』
- 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簡稱『錢』
- 阮元積古齋鐘鼎款識……………簡稱『積』
- 吳榮光筠清館金文……………簡稱『筠』
- 吳式芬灤古錄金文……………簡稱『灤』
- 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簡稱『從』
- 朱善旂敬吾心室彝器款識……………簡稱『敬』
-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簡稱『奇』
- 吳大澂憲齋集古錄……………簡稱『憲』
- 鄒安周金文存……………簡稱『周』
-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簡稱『貞』
-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簡稱『貞補』

周秦時代中國經營東北考略

馮家昇



濱田耕作云，『漢武帝時代，中國勢力之東漸不過表

示中國武力伸張之重現。武帝之所以成功，正以其地已有

相當之根據耳』(昭和四年魏子窩結論部份)。又云，『推測中國民

族在漢武帝以前早潛伏相當之勢力，兩人種(指通古斯與中國

民族)一進一退，互相消長之情況，可以由想像得來』(東亞文化之黎明第三中國之石器時代及其人種問題)。是言也實得其正鵠者也。吾人考武帝以前中國武力加于東北，不但由攷古方而佐以想像而得來，文獻方面實已鑿鑿可據；漢武帝之滅朝鮮設四郡，不過表示中國勢力伸入東北之總結算耳。

燕之經畧

周武王滅殷，封召公于燕，太公于齊，周公于魯，表示此等地方為要地，而有賴重臣之防護也。齊魯以地域不關東北範圍內，且不談；今請言燕。

燕僻處周之東北，『北迫蠻貉，內指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燕世家太史公語)。始有山戎之禍，賴齊桓公擊走；繼有齊湣公之來攻，國破而燕王噲死。往南發展既不易，惟有向北之一途。昭王即位，卑禮厚幣，廣求賢者，用秦開經略北邊。終燕之世，其北邊土宇大張。嬴秦東北邊境仍沿其舊。而漢武帝之所以能由陸路用兵朝鮮者，未始非此帶路線至漢初仍得通也。

甲 秦開之破東胡

東胡部落大抵從西周以來至戰國，遊牧于今之西喇木倫及老哈河。春秋時代常南侵燕，燕頗苦之；賴齊桓公之援助，東胡稍北走。戰國時代，中國內亂方興，互爭雄

長，而東胡亦不時侵燕；燕以近臣秦開為質，得苟安一時。燕昭王即位，擢用賢者，國勢大振。秦開以久居胡地，得其虛實，歸而起燕兵大破東胡，東胡卻走千餘里。燕之勢力直達今之朝陽，建昌以北，實為殷周以來所未有。東胡既破走，為防患未然計，又築長城自造陽(今察哈爾獨石口)至襄平(今遼寧遼陽)，為一大弧形之防禦圈；又于此防禦圈內置五郡：

- (一) 上谷郡，包括今察哈爾宣化至獨石口。
 - (二) 漁陽郡，包括今密雲至承德。
 - (三) 右北平郡，包括今河北之北部及熱河平泉凌源。
 - (四) 遼西郡，包括今熱河朝陽及遼寧遼水之西部。
 - (五) 遼東郡，包括遼水以東及朝鮮平安北道。
- 此五郡經秦至漢未廢。二千年前之中國，東北邊疆即如此之遼闊，不能不歸功于秦開也。

乙 秦開之攻取朝鮮土地

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藉口尊周室，欲與兵逆擊燕，旋以其臣禮之諫乃止。使禮西說燕，燕亦止而不東攻。其後子孫稍驕虐，不理國政，而燕昭王方大拓土宇，視為千載一時之良機，乃有意用兵朝鮮焉。時秦開大破東胡，乃乘戰勝

之餘東越遼水，鴨綠，而至朝鮮平安北道博川之大定江，以清潘汗爲界。自滿潘汗至燕與朝鮮之舊境，中間約二千餘里，至是均爲燕所攻奪。此雖爲中國民族自相魚肉之一幕，然箕氏朝鮮自居化外，不屬中國，要亦中國歷史上可紀念之事也。其後朝鮮王否臣屬于秦，未始非秦開此番經營之影響。

秦開經略朝鮮後，又有王滿（衛滿）者，大抵爲燕之邊臣而受封焉。燕昭王時嘗壓迫朝鮮真番等國，置官吏，築鄣塞。所謂鄣塞即秦長城所繕治之舊址，亦即史記朝鮮傳所謂之『秦故空地上下鄣』。蓋燕亡，滿臣屬于秦，以其地爲『遼東外徼』；滿既臣于秦，其地亦必屬于秦，故曰『秦故空地上下鄣』，文義甚明。後人于此處不細讀，以爲秦長城止于此，而燕長城則止于襄平，抑何粗心耶！大抵燕長城自造陽至襄平之一線爲秦開所經營，而樂浪遂城（平安南道遂城）之一線爲王滿所經營。

中國當戰國燕昭王時，東北之疆域最爲遼闊。燕之北境達今日熱河朝陽之北，東跨鴨綠江至朝鮮平安南道之龍岡，而忠清南道及全羅北道之真番民族且爲燕臣王滿所畧屬，無怪乎燕之明刀貨幣出土於全羅南道及日本也。大抵此時燕人必早與朝鮮高麗及日本通商矣。史記貨殖傳謂燕

『北隣烏桓，夫餘，東綰穢貊，朝鮮，真番之利』，於此可証。

秦之經畧

秦始皇二十一年破燕，燕王喜走遼東。二十五年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於是燕之疆域均入秦。而燕人王滿葆塞爲外臣，仍居故地，曰『遼東外徼』。朝鮮王準畏秦之威，雖不肯朝會，亦服屬之。又因燕之五郡而治理之，使蒙恬繕築長城，壞者修之，不連者續之，西起臨洮，東至朝鮮龍岡萬餘里。顧炎武謂井田廢，馬軍興，長城爲禦敵最良之障礙物，豈其然乎？

甲 秦長城沿燕舊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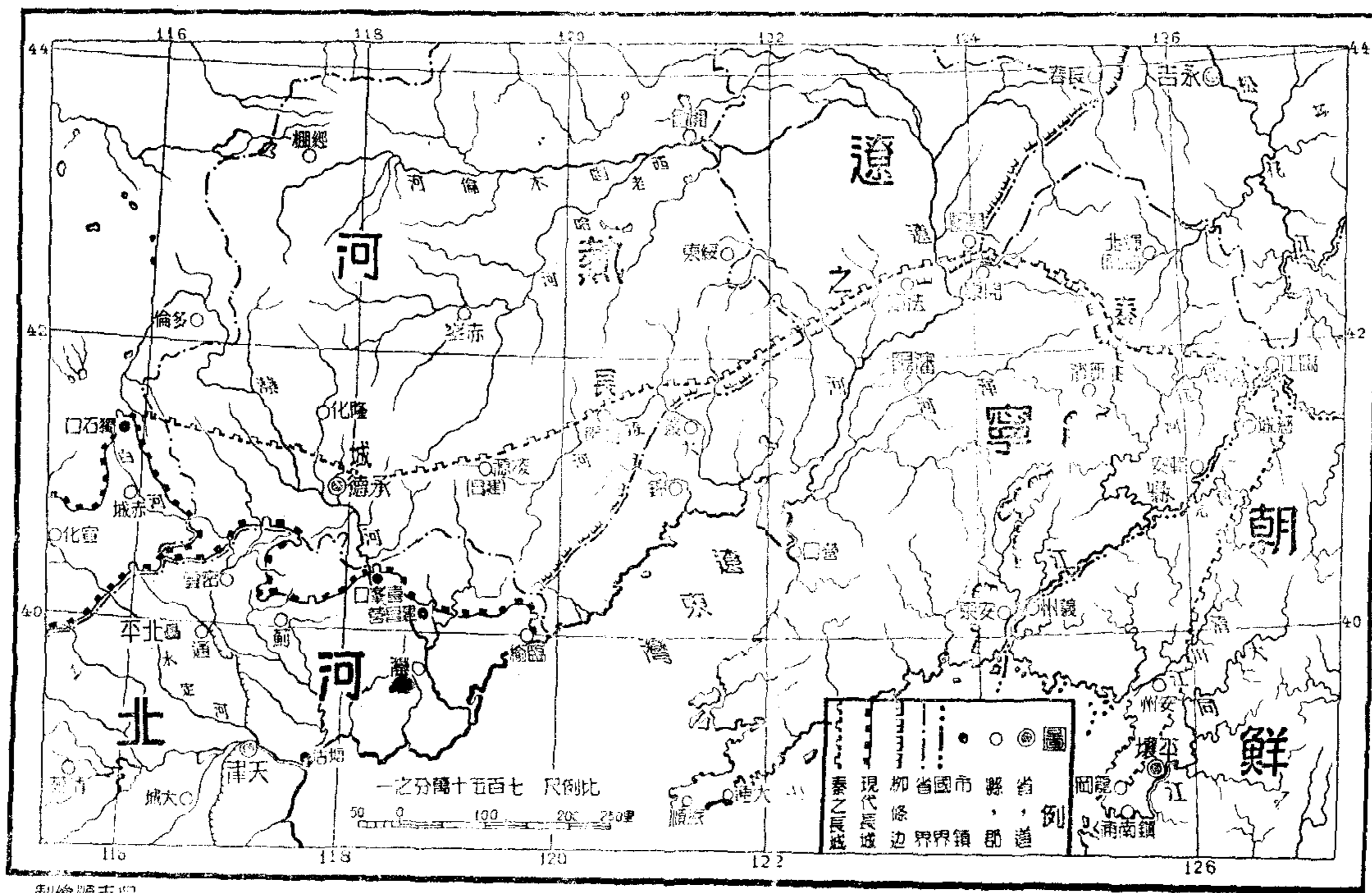
秦滅燕，領有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而仍沿其名，史固有明文（見漢書地理志）；惟秦長城世人每指爲今之長城，殊爲大謬，故略述之。

漢書地志樂浪郡下注，『有雲鄣』，此雲障即史記朝鮮傳之『秦故空地上下障』，爲燕人王滿所築。晉書地志，樂浪郡遂城縣『秦長城之所起』，王隱晉太康三年地記（清畢沅輯本），『遂城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通典卷一八六高句麗傳，『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于此山。今驗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遺址猶存』，則秦

長城之東端並非止于山海關，遺址當中唐時猶存。又魏志卷三十魏略，『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則秦之長城遼遼東，由此可証。秦所謂遼東，包有遼水迤東至朝鮮平安南道之境域，蓋沿燕之舊制耳。

秦開破東胡，東胡卻走千餘里，燕置五郡，最北達朝陽石口，又築長城為中國東北最前防線。秦滅燕，『因遼山險，壘豁谷，可繕者治之』（史記原文），東與王滿障塞相連，西與趙國長城相接。魏書長孫陳傳，『陳，世祖時為羽林郎，征和龍。城自西門出，將犯外圍，陳擊退之，追斬至長城下』。按和龍今朝陽，出西門至長城下，其地有長城明矣。通典卷一七八范陽郡，『北至廢長城二百三十五里』。按唐之范陽郡治為今之薊縣，距今長城不過七十餘里，而通典謂二百三十五里，則所指廢長城非今之長城甚明。以里數校之，大約與朝陽相近，即秦長城之遺址也。

總之，秦長城之東端乃沿燕之舊址而繕葺者。東端起朝鮮平安南道之龍崗，渡清川江（一名大定江），西北繞鴨綠江，修家江，西北過開原北，西南經朝陽，建昌（遼源）北，輾轉至獨石口。繪圖如下：



製繪顧志吳

乙 朝鮮出土之秦戈

秦之勢力達於朝鮮，自來學者以史文未載，闕而不論；不知魏略已有明文，而箕氏朝鮮曾臣屬之，王滿亦葆爲外臣。今以考古方面之證明，則更驗矣。

近年日人在平安道發掘，所獲甚夥，關於秦代文物而最值得注意者則爲秦戈。此戈發見于平壤，今藏平壤高等學校。形似今之鈎鏃，而多下之刀形。檢端方陶齋吉金錄，有『高密戈』與之相似，而下方稍異。羅振玉夢鄰草堂吉金圖有『參易戈』，『非鈎戟』，『上黨武庫戈』與之大同小異。蓋爲戰國時代武器中通行之一種形製也。

其一面有文曰：

廿五年上郡關

造高奴工師寶

承團工關

其陽面有文曰：

洛都戈上郡庫

按『廿五年』係年號。初出土時，人皆莫知何朝之物；後經仔細研究，定爲秦始皇廿五年所造。是年燕王喜爲秦將王翦虜于遼東。廿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鑄，金人十二。此戈乃前一年所造，爲戰國時代最終之紀

念品，幸免銷毀，殊爲珍異！『上郡』爲造此戈之地名，漢志『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翟國，七月復故；匈奴都尉治塞外匈奴障，——屬并州。』『高奴』爲工師之籍貫，漢志，上郡下有高奴縣；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集解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爲翟王，更名爲翟』，索隱，『按今鄜州有高奴城』，正義引括地志，『延州城即高奴縣』。延州城今陝西西安北延安縣。造戈之工師姓寶。『洛都戈上郡庫』，意即上郡所造之戈而移管于洛陽也。

由是言之，燕與秦之勢力均已達于朝鮮，不但零碎之古文獻中見之，攷古方面已爲之證明矣。漢武帝經營朝鮮之成功，正因武帝以前，燕秦二國早爲樹殖一種潛勢力耳。

參考書

- 一、濱田耕作東亞文化之黎明第三節中國之石器時代及其人種問題。
- 二、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三十一長城條，氏由各書說明戰國時代燕，趙，韓，魏，秦，齊，楚等國築城之風。
- 三、地理與歷史第一卷第七期市村瓚次郎長城起原論，可補顧氏之不足。
- 四、歷史地理第十三卷第三期松井泰長城東部之位置。氏謂秦長

必包所立之郡，不然長城乃無意義。

五、史學雜誌第二十一篇第二期稻葉君山秦長城東端及王險城考，

取楊守敬說，頗為覈要。

六、地學雜誌宣統三年八月份傅運森秦長城東端考。氏說與稻葉文

無二，文字亦相似。

七、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第一函第一冊秦代三十六郡圖，東端長城畫

于朝鮮平壤，較前人精當之至。

八、稻葉君山朝鮮文化史研究頁二九八有秦戈圖版。

九、端方陶齋吉金錄。

十、羅振玉夢都草堂吉金圖有各種戈式圖版，可與秦戈作比較。

戰國疆域沿革攷(續)

鍾鳳年

魏

地理志曰：『魏地……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

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穰，新汲，西華，長平；潁川

之舞陽，鄆，許，偃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

棗，卷：皆魏分也』。

案高陵以東，於漢爲馮翊京兆東部，沿渭水而東至弘

農諸地。轉言之，即班氏於秦地所謂『自弘農故關以西京

兆……馮翊』之域。氏於上文既以其地界諸秦，何爲而於

此更以與魏？如此，詎非兩國同時竝據一地乎？此理之所

不可通者也。

又依地勢言之，元和郡縣志卷第一云：『高陵縣西至

府八十里。櫟陽縣西南至府一百里；本秦舊縣，獻公自

雍徙居焉』。是高陵尙在秦故都櫟陽之西，魏地烏能及之？

班氏之爲此語，不識亦有所本否？

秦本紀出子二年附有『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

故晉復疆奪秦河西地』諸語；然未言地之所至。正義曰：

『謂同華等州也』。又孝公元年附有『魏築長城，自鄆濱

洛以北』之文。『鄆』即唐華州治（今陝西華縣），正義所

斷近是。元和郡縣志卷第二於華州云：『今州東三里，魏

長城是也』。又云：『西至上都一百八十里』。是魏長城

猶在高陵以東百里內外。魏若信有高陵，則不應舍之而近

築長城於鄆。似魏界自始即未能逾鄆而西也。

魏奪秦河西及築長城，史公雖未言確在何時；但因其

他所書，亦不無朕迹可尋。

秦本紀厲共公十六年(晉出公十三年)云：『灃河旁』，可証於時秦尚未失河西。迨靈公六年魏世家文侯之六年云：『城少梁』。本紀靈十三年(表作十年，同時書靈公卒)，於魏當文侯十年，似宜從之)云：『城藉姑』。少梁爲今陝西韓城縣，藉姑在其北。蓋至是魏地已逾河；秦城藉姑，卽爲禦魏而設。

又本紀簡公六年(表在七年)云：『灃洛。城重泉』。

同時魏世家文侯十六年云：『伐秦，城臨晉元里』。十七年云：『西攻秦，至鄭而還，築維陰合陽』。三十六年(秦惠公十一年)云：『秦侵陰晉』。『重泉』在今陝西蒲城縣界，位於洛西。『臨晉』爲今大荔縣。『元里』在今澄城縣境。『維陰』據正義引括地志云在同州(即今大荔)之西。諸地俱近於洛。『合陽』在今朝邑縣境，地濱河。『鄭』已見上。『陰晉』乃今華陰縣，與鄭俱在渭水南。吾人試觀秦於茲忽去大河而改灃洛，且築城於其西，魏則逐漸拓地於河洛之間，兼及渭南；是其攘河西與築長城蓋在斯際也。

但魏有其地，似亦不久。秦本紀孝公元年云：『出兵東圍陝城』。八年，『與魏戰元里』。同時魏世家及表惠王十七年俱云：『取我少梁』(表於魏襄五年後有『與秦河西地

少梁』一語，恐即因同年世家所謂『予秦河西之地』而誤，因秦本紀於茲亦止云『魏納河西地』也)。三十一年(秦孝公二十二年)云：『秦用商君，東地至河』。秦不得鄭以東，無從逾函谷以攻河南之陝。更益以『取魏少梁』及『地東至河』之文，是秦孝公已復河西地。此依前論秦疆域應在惠文末年，於魏當哀王七八年頃，則安能仍擁有班氏所舉之地？足見其說之誤。

又魏納上郡於秦，在既失河西後。孟堅前已謂上郡爲秦地矣，故於此不復及之，然因而愈足見其言魏尙有高陵以東之謬於事實也。

『河東，河內』

孟子記梁惠王語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漢二郡於戰國爲魏地，尙是。第戰國時二地之幅員似較漢郡爲大。如前於秦地所舉魏之『平周』，至漢隸西河郡；位於郡之東南端其直西近河之『十軍』，昔當亦是魏地。二邑以北則爲趙之蘭離石，故其間區域當不廣；疑於未入秦前竝屬魏之河東。

平周於唐爲河東道汾州介休縣。元和志卷第十三於汾州云：『春秋時爲晉地，後屬魏，謂之西河。子夏居西

河，吳起爲西河守，皆謂此也。……漢武帝元朔四年置西河郡。案志謂州即子夏曩所居之西河，蓋是。若吳起之所守，即呂氏春秋長見及觀表篇俱云『吳起治西河之外』，志恐誤。蓋魏文侯命起守西河，乃使之禦秦。其時魏之河西上郡尙未失；設起遠居於河東汾州之地，將孰禦哉？

又漢之魏郡亦有一部爲魏河內地（班氏未之及，俟別論於下）。

依上所論，可證魏之河東河內實較漢郡爲大。

更因國策及史記諸所書，似河東河內非魏所獨有，韓於其間亦各有一部之地。秦本紀武王四年云：『拔宜陽，涉河城武遂』。次年韓世家襄王六年云：『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襄王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釐王八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昔之宜陽新安，隄河爲河東地。今因本紀所書，可知武遂在河東。且韓之平陽於漢亦隸河東郡，足徵彼實有地於河東也。

武遂地闕。國策地名考因楚世家懷王二十年昭睢云平陽去武遂七十里，及蘇秦傳秦召燕王，蘇代沮之曰：『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

繇』之文，謂平陽去宜陽尙遠，秦師非二日所能至；遂從索隱云在宜陽左右，與位於河東者有別。兼謂前人成說無言武遂在河東者，豈韓有兩武遂。今按韓世家『秦與我河外及武遂』一語，河外即當時河南之總稱；倘武遂果在其間，則言河外武遂自包括於內，便不應並舉二地。况秦本紀『涉河』兩字又將如何解說耶？

更依韓以武遂地二百里與秦言之，可見其區域必甚大。考乾隆河南府志，謂宜陽縣城北至新安縣城五十里；新安北至濟源縣界狂口鎮六十里。濟源業在河北，是自宜陽至河，不過百里，則安能復容得區域較大之武遂？此可證其地不宜有二。又緣此亦足知平陽不在宜陽左右。

韓與秦武遂既詳記道里，其言外之意乃表明地猶未盡入秦。故與平陽相去七十里之說，殆爲指達武遂北邊而言；不可視作南抵於河之距離。因武遂地設即僅二百里，兩地相距亦不止若昭睢所舉也。

至秦云自宜陽二日而觸平陽，按蘇代說之上尙有『破齊，潛王出走久之』二語。是代所述已在周赧三十一年燕雪齊恥之後。韓納武遂二百里，則在代說前；爲周赧二十五年。秦既得其地，要當屯兵於其境，則去韓平陽業已不遠。出師於彼，二日而至，有何不可？此或秦以武遂隸之

宜陽，所告韓語乃就地之大者而言；今不必據之定謂發自河南也。又韓之平陽即唐河東道晉州治。考元和志，晉州至黃河，依自潞州至東都之道里斷之，約四百里，則自宜陽至平陽常爲五百里。古昔用兵，卷甲疾驅一日夜而馳數百里者事所恒有，是秦所執辭亦無足爲異也。

往哲諸說，悉未徵驗，於事理似俱失常。

白起傳，『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涇城。……四十

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

(此與魏野王蓋有別)；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同傳蘇代謂秦相

應侯曰：『秦嘗攻韓，圍邢丘(此與魏邢丘當有別)，困上黨。』

竹書顯王元年，『鄭城邢丘』。案南陽，野王，邢丘於戰

國俱在河內，可證韓於其間亦有一部之地。

蓋彼於昔若不分得二郡地，則將無從自河南以與其上

黨太原連屬。孟堅未之辨及，仍小有弗合。

第茲復有一疑問，蓋若韓之河南北地得相貫通，則魏

之河東河內勢必中絕；此問題殊有研討之必要。

今試先考韓夙昔由河內達河南之塗徑。范睢傳睢說昭

王曰：『……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守

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與兵而攻滎陽，則其國

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趙策三秦王謂公

子他章『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則可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請效上黨』。同章趙豹對趙王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觀趙策秦出師之塗，一如范睢所說，而韓氏南北孔道果絕，是太行滎陽之間必爲韓平素往還之通衢矣。

元和志卷第十六云：『懷州河內縣本春秋時野王邑。

……太行山在縣北二十五里』，於此又可知韓乃自河內之

野王而東下也。

水經於沁水云：『又東過野王縣北，又東過州縣北，

又東過懷縣之北，又東過武德縣南(縣即古邢丘)，又東南

至滎陽縣北，東入于河』。按『野王邢丘』，於上文已知

爲韓地。『州懷』二縣，據策史考之，昔則屬魏；韓經過

其間，蓋係假道，於魏遵沁水而往來。水經所叙即彼惟一

之出路，魏河內地尙未中斷。

魏世家無忌說魏王曰：『……王速受楚趙之約……以

存韓。……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安成』(此在大河之南)。

按無忌此說，原附於安釐王十一年(秦昭四十二年)。今因其

請更迂道河南北別爲韓通往還之路度之，似已在秦昭四十

四年韓野王滎陽道絕之際。緣此意可知韓舊必假塗貫魏，

故此時無忌重爲之請也。上文諸所論證或不謬。

魏氏河東既包有韓由武遂以抵平陽之地，似中間爲所遮斷。但韓於河內，上已證其假道自魏，疑魏人往還之路亦復假道於韓。彼此於兩郡之地互相通行，各不滯阻也。

『陳留』

魏都建於是郡，故所領十七縣，昔嘗盡是魏地。不過今所可考者，僅小黃，濟陽，寧陵，雍丘，酸棗，襄邑，外黃，封丘，平丘，長垣，浚儀十一縣。茲分列於下：

小黃，濟陽 秦策四頃襄王二十年章黃歇說秦昭王曰：『小黃（春申君傳止作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

寧陵 水經汝水酈注『汝水又東逕葛城北』下云：『葛于六國屬魏，魏安釐王以封公子無忌，……在寧陵縣西十里』。

雍丘 始皇本紀五年『將軍騫攻魏，定……雍丘』。酸棗 魏世家文侯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

襄邑 水經淮水酈注『渙水……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南』下云：『竹書紀年『梁惠王十七年，景鼓，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即于此。……秦始皇……更爲襄邑也』。

外黃 燕策二秦召燕王章蘇代約燕王曰：『秦正告魏曰：『……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蘇秦傳亦有）。

封丘 元和志卷第七云，縣昔屬魏。

平丘 春申君傳說秦昭王曰：『以兵臨仁，平丘，……而魏氏服』。

長垣 水經濟水二酈注『東逕長垣縣故城北』下云：『衛地也，故首垣邑，秦更從今名』。按衛地至戰國僅餘濮陽，於茲當已屬魏。黃歇說秦王所謂『王又舉甲而攻魏，……并蒲，衍，首垣者』是也。

浚儀 班氏於郡之是縣注曰：『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

餘長羅，東昏，陳留，成安，尉氏五縣，亦可得其約略。長羅鄰於長垣。陳留鄰於浚儀。尉氏原爲鄭地，居於陳留郡與潁川之僑陵，河南之中牟接界處；彼俱係魏地，此或亦是。東昏位於小黃，濟陽，陳留之間，自應隸魏。成安近於宋境，當漢梁國與陳留接壤處；此際宋尚未滅，莫辨誰屬；第於漢既隸陳留，或於設郡時係沿魏舊境而劃界；縣於戰國爲魏所有。

『汝南之召陵，潁強，新汲，西華，長平』

召陵 春申君說秦王有『王以十萬戍鄭，……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之語。

潁川 水經潁水『又東南過汝南潁川縣北』酈注『

潁水又東逕潁陽縣南』引竹書曰：『孫何取潁陽』。是知戰國之潁陽即係漢之潁陽。

長平 始皇本紀五年『將軍鶩攻魏，定……長平』。

新汲 縣實屬潁川，不識班氏於此何竟誤入之汝南。

水經洧水酈注『洧水又東逕新汲縣城北』下云：『漢宣

帝神爵二年置于許之汲鄉曲洧城』。按許於戰國屬魏，

此當亦是其地。

西華 無可舉証，地居長平召陵之間，或是魏地。

『潁川之舞陽，鄆，許，僑陵』

舞陽，許，鄆 魏策一及蘇秦傳秦說魏文言魏上諸

地。水經汝水『又東南過鄆縣北』酈注曰：『故魏下邑

也。史記『楚昭陽伐魏取鄆』是也』(按今史記此文已佚)。

僑陵 韓策一魏鞅謂春申君曰：『……魏且暮且亡

矣，不能愛其許，鄆陵』(春申君傳亦有之)。

『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

卷』

開封 韓世家釐王二十一年『使暴載救魏，為秦所敗；載走開封』，則縣是魏地。

中牟 班氏於本縣下自注曰：『圃田澤在西，豫州

蕞』。顧棟高大事表春秋時晉中牟論云：『河南今日之

中牟縣，即鄭之圃田，春秋定哀時屬晉，三卿分晉時屬

魏』。

酸棗 縣隸陳留，置諸此亦誤。證見上。

卷 魏策一及張儀傳儀說魏王曰：『秦兵攻河外，

據卷』。秦本紀昭王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

陽武 水經渠水酈注『又東逕大梁城南』下云：『

本春秋陽武之高陽鄉也，于戰國為大梁』。是陽武亦必

為魏有。

班氏未舉之地

一 魏郡

鄆 魏世家文侯二十五年『任西門豹守鄆』。趙世

家悼襄王六年『魏與趙鄆』。

魏 地理志本縣下應劭注曰：『魏武侯別都』。

元城 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

邯鄲 趙世家惠文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

……十九年，……趙與魏伯陽。正義引括地志曰：『伯陽故城，一名邯鄲，在相州鄴縣西五十五里。』

內黃 水經淇水酈注『白溝又北，左合蕩水；又東

北流逕內黃縣故城南』，引史記曰：『趙廉頗伐魏取

黃城』（此文今已佚），即此縣。』

繁陽 廉頗傳『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

依上文足徵魏於漢之魏郡實有其一部之地。班氏止於趙地

云趙有浮水（按郡無是縣，水經河水五云爲水名，流逕於郡），繁

陽，內黃，斥丘諸縣，殊誤。又前已論此爲魏哀王頃之疆

域，時繁陽內黃尙未入趙也。

趙世家惠文二十三四年尙有廉頗取魏幾，房子，安

陽之文，證如下：

幾 正義曰：『……按幾邑當在相潞之間也』。

房子 集解引徐廣曰：『屬常山』。按常山在漢趙

國之北，鉅鹿郡之西；魏地自中山復國後，似不能及若

是之遠。頗傳作『防陵』，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

南二十里，因防水爲名』。考水經洹水酈注云：『洹水

……東至內黃，與防水會；……東逕防城北』。或『防

城』即頗傳之『防陵』歟？

安陽 地入趙後，始皇本紀十一年有『王翦……』

取鄴（此於前三年魏興諸趙）安陽』之語，故與秦昭五十年將寧新中所更之『安陽』有別。今因鄴安陽並舉度之，地蓋即在鄴左近，於漢亦隸魏郡。

二 上黨

東周策犀武敗於伊闕章云：『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

上黨之急辭之』。同策韓魏易地章云：『韓兼兩上黨』。

水經濁漳水酈注引竹書曰：『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

留，尙子，涅。尙子即長子之異名也』。地理志諸縣俱屬

上黨郡。是魏又有地於上黨。

魏上黨之區域，依竹書自屯留長子入韓後，所餘地殆

已無幾。楊守敬戰國疆域圖置之於濁漳水之南，丹水之東，

按濁漳水北爲屯留，長子，丹水西則韓之上黨，說蓋是。

又趙世家成侯六年（魏惠王二年）云：『韓與我長子』，

則長子原爲韓地。豈於入趙後，魏攘爲己有，而韓復奪還

之歟？

三 燕，虛，闕，魯陽，襄城，安

成，上蔡，蔡陽，長社

燕，虛 始皇紀五年『攻魏，定……燕，虛』。策地

考采顧祖禹說謂並在河南許州城縣（今延津縣）。案郡國志

云：『東郡燕縣，本南燕國，……有胙城』。

頓丘 燕策二秦召燕王章『秦正告魏曰：「……決宿

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於漢隸東郡。

關 魏策三魏將與秦攻韓章，『秦十攻魏，……北

至乎關』。郡國志云：『東郡東平陸……有關亭』。

魯陽 魏世家武侯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漢

屬南陽郡。

襄城 又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漢屬潁川郡。

安成 又昭王十三年，『秦拔我安成』。漢屬汝南

郡。

上蔡 春申說秦文『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

……上蔡召陵不往來也』。漢屬汝南郡。

蔡陽，長社 秦本紀昭王二十三年『客卿胡傷攻

魏卷，蔡陽，長社，取之』。集解引『地理志，潁川有

長社縣』。正義引括地志云：『蔡陽，今豫州上蔡水之

陽；古城在豫州北七十里』。按地理志南陽郡有蔡陽縣，

惟方位已遠，恐非胡傷所取者。唐豫州治管漢地微在

汝南郡上蔡縣西南；今因括地志文，疑此『蔡陽』即在

上蔡左近。

戰國時人言魏疆域者

魏策一及蘇秦傳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

溝，陳，汝，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鄆；東有

淮，潁，沂，黃（傳無沂廣二字），煮棗，海鹽，無疏（傳無

海鹽，疏作脊）；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

鴻溝 漢書高帝本紀上，『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

楚』。應劭曰：『在蔡陽東南二十里』。文潁引河渠書

曰：『於蔡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

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案楚漢既割鴻溝以

爲界，則其渠當必所及甚遠。設如應氏之說，其流域僅

在蔡陽左近者，則占地甚小，恐未足以當劃界之標準；

文氏所引較合事理。更稽諸左傳杜注，如魏之長垣，濟

陽，浚儀，酸棗，封丘，雍丘於春秋悉爲鄭地；外黃，襄

邑，寧陵爲宋地；於漢則俱隸陳留郡。陳留之南，即故楚

陳蔡地。故今遵河渠書以通宋，鄭，陳，蔡，……與濟，

汝，淮，泗會于楚』之語，定鴻溝宜經戰國之魏地。

蘇秦所舉魏地，陳蓋指漢陳留，非陳國，因彼于戰國

爲楚境也。於汝不與淮潁諸水並列，蓋所指爲汝南。許，

鄆，昆陽，舞陽於漢隸潁川。召陵新鄆隸汝南。魏當時地

在二郡者，因上所考，可知不只此；彼殆就魏與楚接壤

處而言也。又按地理志『汝南郡新鄆縣』下應劭曰：『秦伐

魏，取鄆丘。漢興爲新鄆。是縣乃漢所更置，蘇秦不應預舉其名。戰國策本有作於蒗通之說，意者此即其一證乎？

淮水所歷，於昔俱楚之陳蔡境，去魏地之在汝南者尙遠；依策史之文，所可知之諸魏地，未有濱於淮水流域者。策地考云：『新鄆……正淮水所經之地，則以爲東有淮潁，非虛語也』。按新鄆近於潁水，距淮則甚遠。水經潁水注『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下云：『縣卽所謂鄆丘者也。秦伐魏，取鄆丘，是矣。漢……章帝建初四年徙邑于此，故號新鄆』，可證程說之誤。又睢水注曰：『睢水出陳留縣西蕩蕩渠，……又東南逕雍丘縣故城北，……又東經寧陵縣故城南，歷鄆縣北。』睢水所經爲魏之東境，更徵諸楚策一鄆鄆之難章有楚取魏睢滅之閒事，疑『淮』字或爲『睢』字之形近而訛。

潁水，舍上所引，其通過魏地之可知者，水經尙有『東南過汝南穰縣北，……又東過西華縣北』二語。

沂水所經，於戰國盡在齊魯之東境，斷非魏地所能至。且若濟汝二水俱爲當時巨流經行於魏之東部者，說中反不及之，亦可異也。

黃，策地考謂即黃溝。案水經濟水一鄆注曰：『濟水

……又東經小黃縣之故城北；縣有黃亭，免濟，又謂之曰黃溝』。按小黃鄰於大梁，尙不得爲魏之東境。濟水二其水東流過乘氏縣南』鄆注曰：『滎水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右合黃溝枝流，俗謂之界溝也』。定陶卽後來穰侯受封之陶，又覺微遠。但縣西之宛句，時爲魏地（見下）；溝既係自西徂東，要當經過其間。蘇子所指，或在此地。

煮棗，郡國志濟陰郡宛句有煮棗城，劉昭注卽引蘇子是語。水經濟水二鄆注『北濟自濟陽縣北，東北逕煮棗城南』，亦引郡國志文。元和志卷第十一於曹州宛句縣云：『煮棗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是煮棗位於濟陽宛句之間。唯依漢地言之，已隸濟陰郡。班氏亦未舉及。

無疏，地闕。海鹽亦不能確識所在。策地考因晉書地理志東平國有無鹽縣，遂謂『正與煮棗相近，疑卽其地』。案元和志卷第九謂『鄆州東平縣，兩漢爲無鹽地。……列女傳曰：『無鹽有醜女，名宿瘤，齊宣王善之，立爲夫人』，卽此縣女也』。蘇子約從，正當齊宣王時；則無鹽宜爲齊地。程說未必是。

蘇子此說，在秦惠王前元五年。其時魏河西上郡之地猶未盡失。『西有長城之界』一語，仍當是指在河西者而言。集解引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劉

昭注於郡國志河南尹卷縣亦引蘇子此語。恐俱未當。緣說辭開端一節，純係頌揚魏之地大物博，而冀其言易酬者，則自應就其遠者道之。况魏尚有濱洛之長城，又確爲事實；似不得抹殺而從徐劉所定也。

『北有河外卷，衍，酸棗』一語尤乖於實際。因其時魏之河東河內尚完全無缺。且蘇子自去周說燕爲趙約從，曾累經二郡之地；豈有不知其誰屬，而妄言魏地無在河北者？今依此語及上文所舉諸水之不合者度之，是說之真偽殊令人不能無疑耳。

魏策一及張儀傳，儀說魏王曰：『魏……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其所舉魏之四封，殆限於文勢，約畧言之。所謂『西與韓境』，蓋專指魏氏河南地，是說據儀傳在五國攻秦之次年，魏哀王二年，其時魏尚自河東與秦隔河爲界，不宜止謂『西與韓境』。魏雖北鄰

於趙，然韓之平陽上黨亦在魏河東河內之北；儀不應獨言趙。又魏之東方僅在漢東郡之地與齊之右壤相接，此際宋尚未滅，實則大部與宋所有之漢東郡，東平，濟陰，梁國諸地爲境，儀語亦不合。止謂『南與楚境』尚不謬耳。

魏之疆域宜若下：

北舍韓之平陽，武遂，野王，邢丘，有河東，河內，上黨之東南部；及魏郡之鄴，魏，元城，邯鄲，內黃，繁陽，幾，防陵，安陽。

東有東郡之頓丘，燕，虛，闕；濟陰之煮棗。南及西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潁陽，西華，長平，安成，新鄴，上蔡，蔡陽；潁川之舞陽，鄆，許，僑陵，昆陽，新汲，襄城，長社；南陽之魯陽。復有莫識所在之海鹽，無䟽。

漢太初以來諸侯年表

李子魁

漢諸侯王之遞興與絕，史公以年表紀之，而孟堅則以世系表叙之，二者蓋各有其短長焉。惟年表止於太初，未能盡見西漢一代諸侯王國盛衰之跡。因以班表爲據，參證

於漢書紀傳，謹遵史公之體，酌與變通，作漢太初以來諸侯年表。

武帝

太初
楚魯
泗水
濟城
北川
東膠
陵廣
安六
燕
趙
河
廣
中
清
真
梁
長
沙

延壽王

順荒王

慶孝王

貞王
母
傳
作
頃

頃陽
王
湯
傳
作

頃王
昌

去王

頃王
輔

烈王
嚴

頃王
附
作
鮑
傳

六月
昌邑
哀王
武
帝

頃王
偃
敬
王
平
干

隸篡國後，便把國都搬到北京來，接着十餘代子孫做皇帝，都沒有再搬回南京去，所以到明亡還是兩京並稱，不過皇上所在的北京改稱京師罷了。清代沿明之舊制，定都北京又歷二百餘年。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中國統一，遵中山先生遺訓，又復建都南京。可知南京北京同爲中國重地，特時代背景有不同，由南遷北，或由北遷南，乃適應時代的要求，大可不必計較其山川地勢的優劣。明代定都兩京，大家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茲根據明代史籍，略爲考之如次：

太祖定都南京經過

明太祖本一淮右布衣，得郭子興一旅之後，復招集散亡，聲勢日大。采石一戰，遂獲渡江，下太平應天，即于元至正二十四年稱吳王，建百官，稍具開國規模了。到至正二十六年，陳友諒滅了，江南諸郡盡歸附，張士誠雖據吳郡，但已無能爲，太祖便決意建國於金陵，改築應天城，營建宮闕。野史謂太祖建都南京，和尚金碧峯啓之（客座新聞詳），其原因固未必如此簡單。金陵的形勢，自古所謂『龍蟠虎踞』，鍾山氣象尤宏偉。太祖本是雄鷲的人，自然能賞識這箇地方，所以當時儒士見他時，他就叫他們賦鍾山詩。如會稽楊廉夫召見時，承制賦鍾山詩云：

『鍾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嶽低。願效華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見七修類稿）

此詩很得太祖稱賞。又有鄧伯言者，見太祖時，亦承制賦鍾山詩，詩中有『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二句，太祖拍案高誦之，連贊不已。伯言以爲太祖發怒，驚死墜下，扶出東華門始甦（見七修類稿）。這些雖近傳會，或亦可信。尙有重要的原因，則當時耆儒陶安葉兌諸人見他時，都會有定都金陵的建議。當太祖下太平後，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太祖問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對曰：

『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見明史一三六陶安傳）

太祖很以他的話爲然。又有葉兌者，生當元末，知天命有歸，以布衣獻書太祖，有云：

『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

（見明史一三五葉兌傳）

他所建策，太祖也很表同意。這都與太祖後來定天下有很大的關係的。又當時以天文地理之術佐太祖者爲太史令劉基，定都金陵自然是劉基所翊贊，改築應天城也是劉基所卜地。太祖實錄云：

『丙午八月庚戌，拓建康城。初，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進白下門外，距鍾山既闊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卑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故增築新城，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廻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据山川之勝焉。』

是年十二月甲子，鳩工庀材，開始營建宮室，立郊社，太祖親祀山川之神，祝册曰：

『惟神開闢以來，鍾靈毓秀，盤礴江東。然而氣運凝會之處，人莫能知。予自乙未渡江，丙申駐師金陵，撫安黎庶，于今十有二年，拓土廣疆，神人翼贊。茲欲立郊社，建宮宇于舊城之東，鍾山之陽，國祚綿長，惟山川氣運是從，謹于是日肇庀工事，敢告。』

(同見實錄)

至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八月癸丑，園丘方丘及社稷壇都已建築成就，九月癸卯新宮也已落成。新內正殿名曰奉天

殿，前爲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朴素，不爲彫飾（同見實錄）。不到一年工夫，把宮殿及郊壇社稷壇完全建好，規模自然不小；但結構簡單，不尙華麗，可想而知。是年十月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師北伐，所過山東諸郡，望風降附，看看克復元都，並沒有什麼問題了。所以明年正月，太祖便即皇帝位，定國號曰明，建元洪武。四月，汴梁也破，乃下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兩京並稱，爲的是仿成周營建兩京之制。其詔曰：

『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意。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而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于春秋往來巡守。播告爾民，使知朕意。』

大梁建都，自然可說『居中夏而治四方』，但金陵實爲肇基之地，還是根本爲重。這些都是前日陶安葉兌諸儒曾說

過的，所以說是『父老之言，乃合朕意』。但他是濠梁人，念鳳陽爲龍興之地，自然也很留戀重視。當至正二十六年春，濠徐宿諸州相繼下，他便回到濠梁去省視墳墓，觀察山川形勢，曾有建都鳳陽之意。到後來雖然金陵大梁兩京並建，又藉口鳳陽爲祖陵所在，銳意營建中都，幸御

前有位通曉天文地理的劉基，很誠懇的勸告他說：『鳳陽雖是帝鄉，但不是建都之地』，太祖本是很信任劉基的，得他勸告，也就把營建中都的計畫打消了（見明史一二八劉基傳）。至于元都所在的北京呢？當洪武元年八月，徐達克

元都後，太祖也曾去巡視，但他很厭惡這亡國之地，雖然宮室華麗，並不會打動他的愛慕之心，所以到了北京，便命改大都路爲北平府。以後爲着備禦北虜，不得已命徐達開軍門于北平。接着便封第四子棣爲燕王，立國其地，還是爲着屏藩帝室。所以終太祖之世，並不會有過建都北平的意思。大梁呢？當初雖曾定爲北京，但因國家百度更新，無暇兼營宮闕于其地，又因輓運艱難，糧儲不繼，太祖當時雖說是春秋往來巡守，可是以後也就沒有去過，北平這名稱早已無實在性了。至洪武二十四年曾一度命太子

象，決不會有輕舉妄動，勞民傷財之事了。推其命太子親察的意思，也不過使其審覽天下形勢，而秦晉又是大國，二弟三弟分封其地，強藩不免爲帝室之慮，好趁此看看他們的情形。這都是太祖老年多異念，于遷都問題沒有關係的。

成祖遷都北京經過

枝山野記謂：明成祖遷都北京，尙書李至剛啟之。今考成祖實錄云：

『永樂元年正月辛卯，禮部尙書李至剛等言：「自昔帝王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繼大統，而于肇跡之地皆有隆崇。竊見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興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爲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爲北京」。』

謂成祖遷都之意由李至剛所啟，好像有其事；但至剛以北平爲成祖興王之地，請依鳳陽之制建爲京都，並沒有勸成祖遷都之意。他本是個投機分子，善傳會，好逢迎，是他的慣技。其實成祖封藩北平，經歷二十餘年，他的留戀北平，正如太祖之于鳳陽，卽至剛不言，他還是要營建北京。所以至剛一言之後，他便降旨照准，接着便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北京，已進一步準備遷都的

計畫。至永樂四年閏七月，便下詔營建北京宮殿，分遣大臣採木于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山西諸省，數十萬官軍匠作人等都忙個不了。文臣如禮部尚書趙珣，工部尚書宋禮，武臣如秦寧侯陳珪，安遠侯柳升，成山侯王通，平江伯陳璉等，或採木，或督運，也各司其事，親董其役，其規模之大，可想而知。然成祖本是雄猜之主，于此次大興土木，不甘冒大不韙，託言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于是授意文武羣臣集議，公侯伯五軍都督府暨在京武職衙門因于十四年十一月會上疏云：

『臣等竊惟北京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樸，物產豐富，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也。皇上營建北京，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比年車駕巡狩，四方會同，人心協和，嘉瑞並集，天運維新，實兆于此。朔河道疏通，漕運日廣，商賈輻湊，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于趨事，揆之天時，察之人事，誠所當爲而不可緩。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天下幸甚！』

那時，都察院暨六部等衙門文職官復會疏云：

『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勢足以控四

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昔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誠有待于今日。陛下嗣太祖之位，即位之初，嘗陞爲北京，而宮殿未建，文武羣臣合詞奏請，已蒙俞允；所司掄材川廣，官民樂于趨事，良材大木，不勞而集。比年聖駕巡守，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陛下重于勞民，延緩至今。臣等竊惟宗社大計，正陛下當爲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材用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贊啟之。伏乞早賜聖斷，勅所司早日興工，以成國家攸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上兩疏同見成祖實錄）

兩疏同上，得旨允行。其實自四年下詔營建北京，到這時已逾十年，三殿六宮，皇城各門，早已建好，連西內都已完工，所謂『勅所司早日興工』，豈不是假話？這也是成祖善于取巧，而衰衰諸公善于逢迎，不足爲怪的。

十八年九月己巳，以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擇于明年正月朔日御新殿受朝賀，遂遣戶部尚書夏原吉齎勅往南京召皇太子，令于十二月終至北京。丁亥，命行在禮部自明年正月初一日起正北京爲京師，不稱『行在』，各衙門印

有『行在』字者悉送印綬監；令預遣人取南京各衙印給京

師各衙用；南京衙門皆加『南京』二字，別鑄印遣人賞給。十一月戊辰，以遷都北京詔告天下曰：

『開基創業，興王之本爲先；繼體守成，經國之宜尤重。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華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繼承大統，恢弘鴻業，惟懷

永圖。眷茲北京，實爲都會，惟天意之所屬，實卜筮之攸同。乃倣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建宮室，上以紹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詒子孫萬世之弘規。爰自營建以來，天下軍民樂于趨事，天人協贊，景貺駢臻。今已告成，選于永樂十九年正月朔日御奉天殿，朝百官，誕新治理，用致雍熙。於戲！天地清寧，衍宗社萬年之福；華夷綏靖，隆古今全盛之基！故茲詔示，咸使聞知。』（見成祖實錄）

是年十二月，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均已成功，其規模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則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長安門外建十王邸。工成，凡預營建軍民匠作人等各賞賜有差。

北京宮殿告成，成祖遷都計畫已實現，自然是他最高興的一件事。孰知事偏不如人意，御新殿甫百日，奉天華蓋護身三殿同于十九年四月初八日被火災，燒得一個乾

脆。成祖以爲己遭天譴，很是懼怕，趕快下詔大赦天下，並求直言。這麼一來，以前不贊成遷都的文武羣臣都有機會抗言上疏了。於是侍讀學士李時勉第一個應詔直言，極言營建北京之非。跟着又有一個侍講鄒緝具一本更痛快的諫章，畧云：

『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夫費煩，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困窮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且國家所恃以久長者惟天命人心，而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于無爲；毋聽小

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見《明史》

六四鄒緝傳）

繼他們兩人之後，還有不少進言的，但他們都是指斥時政。成祖大震怒，但因自己下詔求直言，致招來洶洶的朝議，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說他們訕謗朝廷，下詔嚴加禁止，有犯者便不赦了。話雖如此說，到底餘忿難平，李時勉與侍講羅汝敬，相繼被累下獄；御史鄒維桓，何忠，羅通，徐瑤，給事柯暹，俱放逐交趾；鄒緝與主事高公望，唐吉士楊復，僥倖告無罪。這又是成祖如何傷心的一件事！那時成祖已六十多歲的年紀了，此後喜怒不常，說不定因這事患了多少神經病呢！

仁宗回都南京未果行

自從永樂十九年四月，三殿被災後，成祖懼違天意，不敢再事營建，權以奉天門為聽政之所。仁宗即位，沿舊制不改。但成祖自永樂七年後，三幸北京，五次親征北虜，十餘年間多居北方，僅留皇太子留守南京監國。因此仁宗居南京便有二十年長久的歷史，他自然也照例念着興王之地，而留戀了南京。況且仁宗是一個胖子，不特不嫻彎弓馳馬，連行步也要人扶翼，成祖英武，自然不喜歡他；所以當時漢王高煦，趙王高燧，窺見成祖之意，彼此

均鈎心鬥角，運動立自己為太子。僥倖皇太子妃張氏很和順，仁孝皇后很讚媳婦賢德，皇太子的長子瞻基早冊為皇太孫，又很英明，引得成祖的疼愛，所以仁宗終未被廢。但成祖既不滿意東宮，連東宮僚屬如楊士奇夏原吉等都會被累下獄，而高煦高燧的讒言又常包圍着成祖，日積月累，弄得父子之間的意見鬧得很深。關於遷都之舉，仁宗當然是不贊成，可是居憂危的皇太子地位，不敢表示罷了。成祖崩後，山陵甫畢，即于洪熙元年三月戊戌，命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準備復都南京了。

四月癸卯，命修理南京皇城。甲辰，勅南京守備太監王景弘，諭以來春還南京，已遣官匠人等前來，即提督將九五殿各宮院凡有滲漏之處，隨宜修葺，但可居已足，不必過為整齊，重勞民力（見《仁宗實錄》）。仁宗原是恭儉之主，又念成祖營建北京十餘年，財竭民疲，也只好因陋就簡了。不料復都南京之詔方下，而這位新天子即於五月十二日駕崩了。復都南京的問題，不得不暫行擱下。

英宗始定都北京

宣宗嗣位，自然要繼述父皇遺志，復都南京；可是當他為皇太孫時，很得成祖歡心，常命他隨侍左右，當成祖

幾次北征，便命他留守北京，因此他安處北京也有了很長久的時期，復都南京自然覺得是件麻煩的事，何況順了父皇之意便違了皇祖之心呢！且當時三楊當國，倭又密勿，正是假武修文的時候，宣宗銳意文治，更不注意到復都問題，所以永樂末年，各省所采到的大木只好委太監及官兵看守，日久腐壞也不暇計了。

直到英宗初年，還是相沿舊制，稱北京爲『行在』，奉天門聽政也是照舊。至正統四年十二月乙亥朔，始命工部尚書吳中督工修建乾清宮。二月庚辰，再命各監局及輪班匠三萬餘人又操軍三萬六千人營建宮殿，仍由吳中提督。五年三月戊申，重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命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瑛等告天地太廟社稷及司工之神。至六年十一月朔，三殿二宮告成，計役官軍匠作

經濟與地理

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是從自給自足的生活到相互依賴的生活。原始的時候，個人的日常用品大都是自己勞心勞力得來的，所以個人依賴他人的機會甚少。老子理想的社會是『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種思想，正是反映出自給自足的社會經濟背景。

人等七萬，歷時不及二年便已畢工，實因木植及各物料俱舊所積貯，故不致曠時費事。新宮殿初成，照例是詔告中外，大赦天下，同時廢北京各衙門『行在』二字，南京各衙門仍增『南京』二字，改給兩文武衙門新印（見英宗實錄）。成祖後十餘年沒有解決的國都問題，至此纔得確定。自此以後，到明亡又歷了二百年，北京稱爲京師，並沒有再更改。英宗陷入也先，景泰帝攝國事，當時有建議遷都南京者，于謙力持不可，沒有實行。崇禎末年爲流寇所逼，欲遷都而不果。福王監國南京，不到二年，明祚已告終了。

這些明代建都的故事，固然到今已成了陳迹，但傳給我們的影響還是非常大。尤其是我們常住在北平的一班人，天天望見這些紅牆黃瓦的，該得記住古人的辛苦呢！

連士升

但是生在工業化電氣化的時代的我們，再也不敢夢想自給自足的生活了。我們生活上所需要的東西，不是取自農村，就是來自外洋。假如一旦交通斷絕，彼此不相往來，那麼我們雖不至馬上餓死；可是一切困難和麻煩的事情都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因此，我們需要相互依賴，我們需要分工

合作。沒有合作則分工爲無意義，沒有分工則合作爲不可能。分工合作充分發展則社會昌明，否則趨於滅亡。

這原理在生活上可以應用，在學術工作上更可以應用。

現在讓我來談一談經濟與地理的關係。

我們知道經濟學是研究人類日常生活事務的科學，尤其是研究生活上的一切經濟活動，及彼此間所發生的經濟關係。我們也知道人類的經濟活動是受環境的支配的。固然「環境」二字可以包括自然，歷史，經濟，政治，社會等要素，可是影響人類經濟活動最深而又有力的，應推自然的環境，而地理這門科學就是研究自然環境的科學。

地理包含氣候，地形，土壤，礦產。這些氣候，地形，土壤，礦產對於人類的經濟活動都有直接影響。嚴格的說來，氣候，地形，土壤，礦產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原因，而經濟活動是它們的主要結果。我們試問：爲什麼有的地方會生產這樣的東西，而有的地方不會生產？爲什麼有的地方的人口很密，而有的地方人口很稀？爲什麼這裏的交通特別發達，而那裏的交通特別不發達？這種種經濟行爲，假如用自然環境來解釋，我們才能夠明白。

第一，生產與地理的關係。消費是生產的目的，生

產是消費的手段。然而生產本身大受自然環境的支配。熱帶的地方，熱度和濕氣都很高，一年之中氣候很少變遷，所以樹木生長得頂快。論理熱帶能夠生產大宗值錢的東西，但事實上適得其反。因熱帶雨量太多，把土壤中肥沃的成分沖壞，結果只能生產咖啡，可可，稻，黍，甘蔗，水果，樹膠，規那皮（*Chitona*，南美洲秘魯附近產生規那樹，其皮可作藥品）等東西。溫帶寒暑推遷，氣候適宜，所以產品特別豐富，如小麥，大麥，雀麥，裸麥，蕎麥，玉蜀黍，馬鈴薯，亞麻，大麻，水菓，羊毛，絲，豆，酒等東西，都是溫帶的產品。在熱帶和溫帶之間，是亞熱帶，產品則有棉，茶，烟，鴉片等東西。

我們既然知道熱帶，溫帶和亞溫帶各有特殊的產品，所以我們應該進一步考究：爲什麼在同一緯度裏，氣候截然不同，而產品又因之而異？這就是地形的關係。大抵在同一緯度下，西歐比西美的熱度高，東亞比東美的熱度低，因爲歐洲西部各海岸和美洲西部大部分海岸的風是從西南吹來的，而西南接近熱帶，所以熱度較高；北美洲東部的海岸和亞洲東部各海岸的風是從北邊吹來的，而北邊接近北極，所以熱度較低。地學家謂『隆冬的時候，越近東越冷』（*easterly increase in the cold of winter*），就是這意

思。契茲何謨(Chisholm)且舉一個例子來證明，他說：挪威西部的海岸，位於北緯七十度，終年毫不結冰，而阿拉斯加半島(Alaska)北部的海岸，位於北緯五十七八度反而結冰；北美洲聖羅梭士海灣(St. Lawrence)，位於北緯四十六度左右，終年很少結冰，而海參威位於北緯四十三度以下，一年內三分一的時間差不多都是結冰。因此，在同一緯度下，有的地方能夠產生這樣的東西，而有的地方竟不能生產。

土壤對於生產也很重要。性質輕鬆的土，易於儲水；同時由毛細管(capillary)的作用，使地下的水分易於上升。普通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雖然不知道此中的原理，但是從實際經驗上，他知道輕鬆的土比較堅硬的土易於耕種，至少在駛犁或掘土的時候，輕鬆的土比較不那麼吃力。此外，土壤的肥沃對於生產的關係也很密切。新開闢的國家，一切土地真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所以大家實行『粗耕制』(extensive cultivation)，這是說，第一塊地的報酬不如從前那麼多時，農民便耕種第二塊地；等到第二塊地的肥沃又失掉時，農民便耕種第三塊地；餘類推。這就是實行擴充耕種的區域，以增加生產的方法。和這相反的方法，是『精耕制』(intensive cultivation)。耕地還是

那麼多，不過農人增加人工和資本從事耕種，希望多得報酬，這個耕種法是工業農業前進的象徵。一般的說來，由火山石(lava)分解而成的土壤最肥，如爪哇，日本等處的土地便是。其次，如俄國南部的黑土，中國北部的黃土，都很肥沃，適合耕種之用。

礦產對於生產的重要更不用說了。近代的工業文明，雖導源於科學上的種種發明，但是煤，鐵，石油的發現和充分利用，實工業進步的主要條件。我們試為深思一下：假如全世界的煤，鐵，石油一旦告罄，那麼這世界將變成什麼模樣？工廠的烟囪不吐出一陣陣的黑烟了，大大小小的機器不發出擦擦的聲音了，火車，輪船，飛機，汽車也停止行駛了。一切物質文明的享受，一切利用自然節省人力的工具都蕩然無遺了。我們除恢復十八世紀以前的簡單生活外，還有什麼話可說？

煤，鐵，石油只是重工業所需的礦產，他如便利交易的金，銀，銅，和製造藥品，染料，軍火的原料，大部份都從礦產得來的。

第二，人口與地理的關係。人口的稀密也受自然環境——氣候，地形，土壤，礦產——的影響。氣候嚴寒的地方，謀生太難，所以人口很稀。熱帶的地方，自然的恩

惠雖大，然而天氣過熱，濕氣太大，弄得居民成日神思昏昏，不能作深邃的思想。而且氣候稍有變化，居民就難忍受。據說，塞內加爾(Senegal)的人，一到夕陽西下，氣候稍變，就感覺非常寒冷。惟溫帶寒來暑往，氣候常有變化，所以居民的工作效能高；工作效能高，然後有餘暇從事精神上的努力。世界上的人口多散布於溫帶，就是這個緣故(參看 W. D. Jones 世界人口密度圖，原圖夾在經濟地理概論的底面裏邊)。

山居的人民勤儉質樸，海居的人民活潑勇敢，推其原因，無非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山地穉瘠，謀生不易，而且交通梗阻，應酬絕少，結果，大家只趨於勤儉質樸的生活。海濱之地，江河之區，土壤肥沃，適宜耕種。如埃及的尼羅河和印度的恒河，對於附近的田園的肥沃有絕大的幫助。阿爾及利亞(Algeria)的沃土，且有一季連續收穫三次馬鈴薯的事情。怪道世界上人口多集於自然灌溉的地方。以西班牙而論，自然灌溉的區域，人口多至每方里一千七百人，而全國人口平均數，每方里只有八十五人。又，人口多集中都市，據中國經濟年鑑的記載，謂中國七大都市——上海，天津，北平，廣州，漢口，南京，杭州——的人口，多者將近一百七十萬，少者也在四十五萬以

上。中國的都市人口還是這樣稠密，其他各國的大都市——如倫敦，紐約，巴黎，柏林，東京——的人口更可想見了。

礦產與人口的關係，也很重要。茲舉中國的鐵路為例。我們知道中國的煤礦，沿海區有開灤，魯大，中興三公司的開採；東三省區有撫順，穆稜等公司的開採；晉陝冀魯區從前雖用土窖開挖，可是年來怡立公司所採的井陘，臨城，磁縣的煤礦，六河溝公司所採的安陽煤礦，都是使用新式方法開採。假如北方各省沒有豐富的煤礦，供人日常需用，那麼際此朔風凜烈的時候，處此冰天雪地的環境中，居民救死猶恐不暇，那里有工夫從事各種活動，更那里有什麼閒情逸致來研究學問。固然有錢的富翁可以出高價到外省或外國去購煤，但是這只限於少數，大多數無產階級真是束手無策，他們除咬着牙關來耐寒忍凍外，只好裹糧往東南各省遷移了。

第三，交通與地理的關係。上邊敘述生產和人口與地理的關係時，我都分述氣候，地形，土壤，礦產四項。我想讀者的腦海中，對於經濟與地理的密切關係已經有一點印象。所以現在敘述交通與地理時，只簡略地提一提，一來可以節省篇幅，二來使讀者不感覺單調。

傾盤大雨下降之日，往往是洪水汎濫之時。我們知道雨量過多，對於交通上大有阻碍。『無風三尺土，下雨一缸醬』的北平各胡同裏的小路不用說了，就是油光光的大馬路，如遇雨量過多，也容易被水冲壞，因而增加修理道路的經費。至於支持電線的電杆，轉運旅客和貨物的船隻，因氣候不佳而受損失的，更是不可勝數。

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兩條運河——蘇彝士運河，巴拿馬運河——已經完成多年的今日，大家也許忘記人類祖先曾經怎樣受地形的限制。回想一百多年前，歐人來東方各國時，必需在好望角外繞了一個大圈；美洲東部的人往西部航駛時，也要先到極南，然後再往西北。那時各種機器既不高明，各條航線又欠正確，而船隻更是細小得可憐，所以水路交通，不但曠日持久，而且旅客和水手的生命也無時不在危險中。在陸路交通的方面，我們現在雖有鐵路，公路，可是在蕞路藍縷，籌備築路的初期，因山川阻隔不能一往直前者，更不知凡幾。

交通需要礦產，盡人而知。我國鐵路附近，都有重要煤礦，正太，道清，株林三路，幾乎全為運煤而設。此外，如平漢鐵路之於冀晉的煤礦，北寧路之於開灤煤礦，也好像輔車相依。年來外國會用水電的力量來開駛火車，

這種辦法還沒有普遍。不過我們須記得水力的本身也是自然的產物之一。

總之，人類的經濟活動，是離不了自然環境的影響的。我們如要研究各種經濟活動，第一步工作就必須探討那些影響經濟活動的自然環境，否則我們只能夠看到外表，不能洞悉原因的所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斷不是研究學問的好方法。劍橋大學經濟史教授克里利先生（Prof. J. H. Clapham）謂經濟史當充分利用地理。巴克先生（O. H. Baker）謂將來的地理是經濟地理。這些話並不是無的放矢的。

一個人要深切了解經濟，他必須懂得地理；要徹底研究經濟制度的沿革，他必須懂得產生該制度的國家的地理沿革。我希望國內少數專門研究經濟史的學者能夠與專門研究地理沿革史的學者，作切實的聯絡，大家實行分工合作；積之有年，不但這兩門科學各得其利，而且必能促進經濟地理學的充分發展。

二十四年一月五日，於北平圖書館

本文的參考資料：

Geo. G. Chisholm: Handbook of Commercial Geography.
New ed.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John Mc Farlane: Economic Geography. London.

Economic and Geography. In American Economic

Jones and Whittlesey: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Review, Vol. XVI, pp. 112-133

History. Chicago.

中國經濟年鑑 B C 兩部

商務印書館編輯

百納本二十四史 第四期出書

晉書 廿四册 宋刊小字本	魏書 五十册 宋蜀大字本	北齊書 十册 宋蜀大字本	周書 十二册 宋蜀大字本
-----------------	-----------------	-----------------	-----------------

百納本二十四史，前此未及出齊，遂遺開北之變，原存書版，付於三、年復印之，無如各書底本，重復通假，時移事易，感困難，即展轉假得，而排照指潤校勘等，不致草率從事，不能將出書期限展長，曾於三、年三月間重印目錄，凡購、茲訂明自取諸君，即預訂、明向原書處，購、其訂明、向原書處，書、其訂明、向原書處，伏祈

前三期已出之書

漢書 三十二册 宋景祐本	後漢書 四十二册 宋紹興本	三國志 六十五册 宋紹熙本	宋書 一百卷 宋蜀大字本	南齊書 五十九卷 宋蜀大字本	梁書 五十六卷 宋蜀大字本	陳書 三十六卷 宋蜀大字本	五代史記 一百卷 宋慶元本	遼史 一百卷 宋慶元本	金史 一百卷 宋慶元本
-----------------	------------------	------------------	-----------------	-------------------	------------------	------------------	------------------	----------------	----------------

繼續徵求新定戶

全書約 八百册，六開版式、用上等手工製連史紙精印、現在實售 五百十元、各行省另加郵運包費十六元、前二期書、劫餘所存無多、一時不易重印、定購請速、另備樣本、索閱請附郵票二角、

暗射地圖中國號出版預告

地理一科，關係民族與民生至鉅，國人已深明其重要性，無待煩言。所以現在中小學校，為使學生熟悉各省縣等之位置起見，多利用一種暗射地圖練習。但此種暗射地圖，高小初中用作地理初步練習則可，若至高中大學，欲作地理分科研究，例如：河流，地形，交通等之添註，各地礦產，農戶之分佈，氣候，氣溫，雨量，風向之記載，人種，語言，以及歷代疆域，行政……等之擬繪，則苦無相當之空白地圖可用。本會有見於此，特編纂地圖底本內種，分為中國號及亞洲號等幅，分期出版。中國號，係洋宣紙對開一張，內中包括中國及朝鮮全部，日本九州，琉球羣島以及南洋一帶；亞洲號則包括亞洲全洲。這兩種地圖，因學界需用甚急，所以提前繪製。大概兩月左右，中國號即可出版，料想研究地理的人們，一定很歡迎的吧？

禹貢學會啟